

集部

升菴集卷四十六

明 楊慎 撰

老子論性

文子引老子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欲也漢儒取入禮記遂為經矣若知其出於老氏宋儒必曲為譏評但知其出於經則護持交贊此亦矮人之觀場也又如澹泊明志寧靜致遠本出於淮南子而諸葛稱之若儒者知其為劉安語又肯取乎

老子解

干霄蔽日巨木也求尺寸之材必後椓杙龍吟虎嘯至音也尚煩舌之感者必下於蛙黽故曰大音希聲大器晚成

嚴君平註老子

嚴君平註老子其文竒世多未見如云肝膽為胡越眉目為齊楚又云生不枉神死不幽志又云天地億萬而道王之衆靈赫赫而天王之倮者穴處而聖人王之羽

者翔虛而神鳳凰王之毛者蹠實而麒麟王之鱗者水居而神龍王之介者澤處而靈龜王之百川並流而江海王之又云言為禍匠默為害工進為妖式退為孽容甞鼎一臠可知其味也

關尹子

今世有關尹子其文出於後人偽撰不類春秋時文也

按列子仲尼篇引關尹子曰在己無居形物其著其動若水其靜若鏡其應若響故其道若物者也物自違道

道不違物善若道者亦不用耳亦不用目亦不用力亦不用心欲若道而用視聽形智以求之弗當矣瞻之在前忽焉在後用之彌滿六虛廢之莫知其所亦非有心者所能得遠亦非無心者所能得近惟默而性成者得之知而忘情能而不為真知真能也發無知何能情發不能何能為聚塊也積塵也雖無為而非理也又說符篇引關尹子謂列子曰言美則響美言惡則響惡身長則影長身短則影短名也者響也身也者影也故曰慎

爾言將有和之慎爾行將有隨之是故聖人見出以知入觀往以知來此其所以先知之理也度在身稽在人人愛我我必愛之人惡我我必惡之湯武愛天下故王桀紂惡天下故亡此所稽也稽度皆明而不道也譬之出不由門行不從徑也以是求利不亦難乎嘗觀之神農有炎之德稽之虞夏商周之書度諸法士賢人之言所以存亡廢興而非由此道者未之有也按此二條皆精義格言今之偽撰者曾無一語類是可證矣關尹子

書雖亡觀此二條亦嘗鼎一臠矣乎

關尹子妙語

關尹子曰狡勝賊能捕賊勇勝虎能捕虎能克己乃能成己能勝物乃能成物

鬻子

鬻子文王時人著書二十二篇子書莫先焉今其存者十四篇皆無可取後人贋本無疑也按賈誼新書所引鬻子七條如云和可以守而嚴可以守而嚴不若和之

固也和可以攻而嚴可以攻而嚴不若和之德也和可以戰而嚴可以戰而嚴不若和之勝也則惟由和而可也又云治國之道上忠於主而中敬其士而下愛其民故上忠其主者非以道義則無以入忠也而中敬其士非以禮節則無以諭敬也下愛其民非以忠信則無以行愛也又曰聖王在上位則天下不死軍兵民免於死而得一生矣聖王在上位則民無凍餒民免於二死而得二生矣聖王在上位則民無夭閼民免於三死而得

三生矣聖王在上位則民無厲疾民免於四死而得四生矣是皆正言確論也今之所傳有是乎又文選注引鬻子武王率兵車以伐紂紂虎旅百萬陣于商郊起自黄鳥至于赤斧三軍之士莫不失色今本亦無知其為偽書矣曷取賈誼書中七條傳之以冠于書亦愈于傳贋售偽也

莊子解

莊子為書雖恢譎佚宕於六經外譬猶天地日月固有

常經常運而風雲開闔神鬼變幻要自不可闕古今文士每奇之顧其字面自是周末時語非後世所能悉曉然尚有可徵者如正獲之問于監市履狶乃大射有司正司獲見儀禮解之以牛之白顛者與豚之亢鼻者與人之有痔病者不可以適河乃古天子春有解祠見漢郊祀志唐子乃掌堂涂之子猶周王侯之子稱門子義臺乃儀臺鄭司農云故書儀為義其脰肩肩乃見考工記梓人為磬文數目顧脛肩即顧字如此類不一而士

無古學不足以知之諸家解者或敷演清談或牽聯禪語或强附儒家漫曰此文字奇處絶妙又惡識所謂奇妙千八百載作者之意鬱而未伸剽竊之用轉而多誤羅勉道莊子循本序

内則卵醬讀作鯤國語亦云魚禁鯤鮞皆以鯤為魚子莊子乃以至小為至大便是滑稽之開端南史吉𪸩傳鯤鮞螻蟻尚貪其生

風生於無而歸於無惟竅之所受不同在人之所聞亦

異比於萬物稟受亦然衆竅為風所鳴萬形為化所役風不能鳴則萬竅虛化不能役則萬竅息林疑獨註莊子天籟一節

西蜀范無隱云未成心則真性渾融太虛同量成心則已離乎性有善有惡矣人處世間應酬之際有不免乎成心即當師而求之於未成之先則善惡不萌是非無朕何所不齊哉其論精當足以盡祛前惑

夢而為蝶不知有周覺而為周不知有蝶其勢不能合必有時而分矣萬物之化亦如此林疑獨

逍遥遊盡性也齊物論窮理也養生主脩身也碧虛陳景元
儵忽生而渾沌死以喻外以之功成而内聖之道虧也
陳碧虛曰好生者以世事為樂趣死者以人世為勞唯
超生死者可以論其大槩矣髑髏註
解其天弢墮其天袠林疑獨云人生束縛於親愛如弓
之在弢如書之在袠吕惠卿曰解弢則弛張莫拘墮袠
則卷舒無礙
狶韋氏之囿黄帝之圃有虞氏之宫湯武之室吕惠卿

曰圓而圍宮而室言世益衰居益狹矣知北遊

萇弘被放歸蜀刳腸而死蜀人以匱藏其血三年而化為碧玉晉元帝託運糧不至而殺其臣其血逆柱而上齊殺斛律光其血在地去之不滅外物

莊子憤世

莊子憤世嫉邪之論也人皆謂其非堯舜罪湯武毀孔子不知莊子矣莊子未嘗非堯舜也非彼假堯舜之道而流為之噲者也未嘗罪湯武也罪彼假湯武之道而

流為白公者也未嘗毀孔子也毀彼假孔子之道而流為子夏氏之賤儒子張氏之賤儒者也故有絶聖棄智之論又曰百世之下必有以詩禮發冢者矣詩禮發冢談性理而釣名利者以之其流莫盛于宋之晚世今猶未殄使一世之人吞聲而暗服之然非心服也使莊子而復生于今其憤世嫉邪之論將不止于此矣

郭象注莊子

昔人謂郭象注莊子乃莊子注郭象耳葢其襟懷筆力

略不相下今觀其注時出俊語與鄭玄之注檀弓亦同而異也洪容齋嘗録檀弓注之竒者於隨筆予愛郭注之竒亦復録于此如逍遥篇注云大鵬之與斥鴳宰官之與御風同為累物耳養生主注云向息非今息故納養而命續前火非後火故為薪而火傳又以生死為寤寐以形骸為逆旅又云多賢不可以多君無賢不可以無君又云通彼而不喪我即所謂惠而不費也又云天性在天賓乃開又云堯有亢龍之喻舜有卷僂之談周

公類之走狼仲尼比之逸狗又云律呂以聲兼形玄黄以色兼質又云生之所無以為者分外物也知之所無奈何者命裏事也此語尤精可比于荀孟又云草不謝榮于春風木不怨凋於秋天李太白用為詩語而人不知其本于象云耳

康節論莊子

邵康節云莊子盜跖篇言事之無可奈何者雖聖人亦無如之何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言君

子之思不出其位楊龜山曰逍遥遊一篇子思所謂無入而不自得養生主一篇孟子所謂行其無所事愚謂能以此意讀莊子則所謂圓機之士可與之論九流矣世之病莊子者皆不善讀莊子者也

莊子語暗合中庸

莊子曰尸居而龍見不見而章也淵默而雷聲不動而變也神動而天隨無為而成也又曰尸居龍見戒慎乎其所不覩也淵默雷聲恐懼乎其所不聞也

淮南述莊子語

莊子云凍者假衣於春暍者反冬乎冷風其言錯綜成文妙矣淮南述之曰凍者假兼衣於春暍者望冷風乎秋又較明白古人辭必已出而不相襲如此

莊子論經不言禮樂

莊子曰易以道陰陽書以道政事詩以道性情春秋以道名分為朱子之所深取且曰莊子是大秀才荀子不及信矣或謂其遺禮樂而不言以譏其失非也莊子之

言多舉略以例詳如九淵之名止列其三是也六經而舉其四則禮以道中樂以道和推之可知孔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示人以知要也詩言思無邪則易之時書之中咸可例推莊生之言亦孔門家法也

老萊子語

可食以酒肉者可加以鞭捶可授以官禄者可隨以斧鉞

晏子語

君子獨立不慙于影獨寢不慙于魂此晏子語也今例知為宋人語不知祖于晏子

管子韻語

管子之文多用韻語如云當冬三月天地閉藏晝日恒短而夜日益長利以作室不利作堂（作室者詩所謂上入執宮功也）又言堤坊之利曰民得其饒是謂流膏又言五粟美土之狀云淖而不肕剛而不觳不濘車輪不汚手足其造語之妙秦漢以後人豈能及也

賈子韻語

賈子曰君子重襲小人無由入正人十倍邪僻無由來（來叶音棃）又曰見祥而為不可則祥反為禍見妖而迎以德則妖反為福（福叶音逼）皆極文字之妙

符子

符子曰周人有愛裘而好珍羞欲為千金之裘而與狐謀其皮欲為少牢之膳而與羊謀其羞言未卒狐相率逃于重丘之下羊相呼藏於深林之中故周人十年不

制一裘五年不具一牢何則周人之謀失之矣古諺有之築舍道傍三年不成雖則不成遲猶有望也若夫休官而謀於子納妾而謀於妻用孔子而謀於晏嬰與子西欲成其謀得乎

陸子

陸子曰三皇垂策五帝拱手唐虞按轡禹湯馳轅五伯更駕六國摧輈

青史子

青史子載古禮男子生而射天地四方其文云東方之弧以梧梧者東方之草春木也南方之弧以柳柳者南方之草夏木也中央之弧以桑桑者中央之木也西方之弧以棘棘者西方之草秋木也北方之弧以棗棗者北方之草冬木也是木亦可稱草也青史子漢志五十三篇今存者胎教一篇而已其首曰古者胎教之道王后有身瑞七月而就蔞室太師持銅而御户左太宰持升而御户右此三月者王后所求聲音非禮樂則太師

撫樂緼瑟而稱不習所求滋味非正味則太宰荷斗筲升而不敢煎調云云其文義古雅嗚呼古書之不傳者何限惜哉

孔叢子

孔叢子載孔子之言曰古之聽訟者惡其意不惡其人求其所以生之不得其所以生乃刑之歐陽永叔作瀧岡阡表云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憾也世莫有知其言之出于孔叢子也

文中子

文中子一書格言至論甚多若其中㧞洗論語之文描畫孔門之像若吳楚僭王者名號兒童學長者拜揖者皆其門人之罪也試舉一條如云陳叔達行令郡縣而盜不止聞文中子門人心化之言退而靜居三月而盜賊出境此段明是粧點使盜賊三月入境舖資飾牽亦竭矣不出何待又以為功不亦迂耶

管商論金粟

管子曰野與市爭民金與粟爭貴又曰狄諸侯畝鍾之國也故粟十鍾而錙金程諸侯山東之國也故粟五釜而錙金商子曰金生而粟死粟死而金生金一兩生於境内粟十二石死於境外粟十二石生於境内金一兩死於境外好生金於境内則金粟兩死倉府兩虚國弱好生粟於境内則金粟兩生倉府兩盈國强管商皆功利之流故其術先後若合符然其文亦不易及也

淮南子載格言

非澹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非寬大無以兼覆非慈厚無以懷衆非平正無以制斷此五語出淮南子主術訓下篇葢古之格言而淮南述之孔明又舉以教子也然五語之中澹泊寧靜二語足以該下三語矣孔明博學而精擇如此又心欲小而志欲大智欲圓而行欲方能欲多而事欲鮮亦出淮南子而孫思邈引之然膽欲大之語有病不若志欲大之善也能欲多而事欲鮮此句不可少孔明思邈同引淮南子語而優劣不同

也

淮南太玄法言新書

正部云淮南浮偽而多恢太玄幽虛而少效法言雜錯而無主新書繁文而鮮用亦確論

陰符經

陰符經非黄帝書葢出後漢末唐人文章引用者惟吳武陵上韓舍人行軍書有禽之制在氣一語梁肅受命寶賦有天人合發區宇樂推一語馮用之機論權論兩

引之此外絶無及之者

汲冢文誣

汲冢瑣語其文極古然多誣而不信如謂舜囚堯太甲殺伊尹又謂伊尹與桀妃末喜交其誣若此小人造言不起自戰國之世伊尹在相位日被其點僇者為之也然則何以知之曰其文不類戰國

漢人好作隱語

後漢人好作隱語於文字中蔡中郎題曹娥碑云黄絹

幼婦外孫齏臼隱絶妙好辭四字魏伯陽參同契後序云鄶會鄙夫幽谷朽生委時去害依託丘山循遊寥郭與鬼為鄰百世一下遨遊人間湯遭厄際水旱隔并隱會稽魏伯陽五字古魏字作㚇故云依託丘山宜乎後世白丁道士不知而以丹法解之可發一笑又孔融離合作郡姓名字詩云漁父屈節水潛匿方離魚字與旹進止出行施張離日字魚日合成魯呂公釣磯盍口渭滂離口字九域有聖無土不王或字口合或合成國好是正直女回于匡離子字海

內有截隼逝鷹揚離一字子一合成孔六翮將奮羽儀未彰離禹字蛇龍之蟄俾也可忘離虫字言成融玟璇隱曜美玉韜光玟去王乃文字無名無譽放言深藏離與字按轡安行誰謂路長離手字合成舉蔡中郎魏伯陽孔文舉皆後漢末同時人與袁康吳平亦同時隱語離合相似故詳著之以見越紐之出於袁吳二子也歷千餘年而始顯不謂余為千載知音乎

鮑昭迷語

鮑昭集中謎語三字其云二八四八飛泉仰流井字也

頭如刀尾如鉤龜字也乾之一九坤之二六桑字也頗為拙劣今之商謎燈牌者亦笑之乾坤與桑何相關乎東坡硯蓋銘曰研猶有石峴更無山姜女既去孟子不還簡妙勝鮑多矣

隱書

漢書藝文志有隱書十八篇今不可見大抵歟譃幽與之辭書云時日曷喪其始也左傳蕭遊揚求救於楚師喻眢井而稱麥麴叔儀乞糧於魯人歌佩玉而呼庚癸伍

舉刺荆王以大鳥齊客譏薛公以海魚莊姬託辭於龍尾臧文謬書於羊裘檀弓之蠶績貍首淳于髠之蟹螺甌窶襍見於禮記戰國策説苑列女傳諸書言無微而可畧此之謂也至于東方朔郭舍人之問對直俳優之雄爾

梅福語

生為我酷形為我辱智為我毒身為我桎梏乃棄官隱洪崖及玉笥山

又人作偽書

劉歆七畧叙稗官小説以周書為首即晉代所伐冡汲冡周書也今所傳者十之一爾其中言舜囚堯禹距舜伊尹通末喜太甲殺伊尹武王斬紂頭皆害義傷教之甚太史公信之以斬紂事入史記誣聖多矣其後有十洲記漢武帝内傳神異經洞冥記晉有王子年拾遺記梁有四公子傳一曰蜀闖上音携下音㻌入聲二曰𪊲杰上音萬入聲下音曷三曰㑭𪑮上音顒下音湍四曰仉脅上音掌下音覩皆以竒字湊合

傳凡數千言皆無足觀而託名沈約可笑也唐人天寶遺事五代王仁裕撰尤淺陋疑亦託名王仁裕予觀仁裕所撰玉堂閒話不如是虛妄也宋有碧雲騢則誣善醜正甚矣又有雲仙散錄清異錄偽撰杜詩注嫁名東坡一切可以焚棄

孔明戒子書

夫酒之設合禮致情適體歸性禮終而退此和之至主意未殫賓有餘倦可以至醉無致于亂

孔明為後主寫申韓

宋儒論孔明為後主寫申韓管子六韜曰孔明不以經術輔導少主而乃以刑名兵法何邪唐子因言人君不問撥亂守文要以制略為貴後主寛厚襟量有餘而權略知謀不足當時識者咸以為憂六韜述兵權多奇計管子責輕重愼權衡中子覈名實韓子攻事情施之後主正中其病藥無高下要在對病萬金良藥與病不對亦何補哉此言當矣予又觀古文苑載先主臨終勅後

主曰申韓之書益人意智可觀誦之三國志載孟孝裕問郤正太子情尚正以䖍恭仁恕答之孝裕曰如君所道皆家門所有耳吾今所問欲知其權略知調何如耳然則孝裕之見蓋與孔明合而後主之觀申韓書亦先主遺命也獨以是病孔明不惟不成人之美亦不識時務矣

曹操欲用孔明

抱朴子曰魏武帝嚴刑峻法果於殺戮乃欲用乎諸葛

孔明孔明自陳不樂出身武帝謝遣之曰義不使高世之士辱於污君之朝也其鞭撻九有草創皇基亦不妄矣按此則操嘗徵名孔明矣事不見于史當表出之嗚呼操之不屈孔明不殺關侯真有人君之度豈止雄于三國邪

宋人譏荀卿

宋人譏荀卿云卿之學不醇故一傳於李斯而有坑焚之禍此言過矣孔子曰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弟子為

惡而罪及師有是理乎若李斯可以累荀卿則吳起亦可以累曾子矣劉向别錄云吳起始事曾子而受春秋於曾申鹽鐵論曰李斯與包丘子同事荀卿包丘子脩道白屋之下二事人皆引用而罕知其原故及之

文公著書

朱文公談道著書百世宗之愚詳觀其評論古今人品誠有違公是而遠人情者王安石引用姦邪傾覆宗社元惡大憝也乃列之名臣録稱其文章道德文章則有

矣焉有引用姦邪而可名為道德邪蘇文忠公文章忠義古今所同仰也乃力詆之謂得行其志其禍甚于安石孔子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其有所試文公觧之曰善善速而惡惡則已緩矣又曰但有先褒之善而無預詆之惡信斯言也文公於此惡得為緩乎無乃自蹈於預詆人之惡也夫以安石之姦則末減其已著之罪以蘇子之賢則巧索其未形之斑此心何心哉或曰不惟此也秦檜之姦人欲食其肉者也文公稱

其有骨力岳飛之死天下垂涕者也文公譏其横又譏其直向前廝殺漢儒如董賈之流皆一一議其言之疵匡衡之言頗純粹無疵文公則曰匡衡有好懐挾其不成人之美例如此諸葛亮則名之為盗又譏其為申韓陶淵明則譏其為莊老韓文公則文致其大顛往來之書疊疊千餘言力詆之必使之不為全人而後已葢自周孔以下無一人逃其議古人謂君子當於有過中求無過不當於無過中求有過文公語録論人皆無過中

求有過者也或者門人記録之過朱子無忠臣遂至此歟

魏鶴山語

魏鶴山云吾鄉觀物張先生行成文饒頗得易數之詳有通變經世述衍翼玄通靈等凡七書而大意謂理者太虛之實義數者太虛之定分未形之初因理而有數因數而有象既形之後因象以推數因數以知理今不可論理而遺數也其書惜不傳而世亦罕知其人矣

子由論書

蘇子由云商人之書簡潔而明肅其詩奮發而嚴厲非深於文者不能為此言

黄潤玉

四明黄潤玉所著有經書補註多可取者又有海涵萬象一卷如云易之道扶陽而抑陰卦之位貴中而賤極陽過乎極雖剛不吉陰得其中雖柔不凶又曰易動而圓範方而静八卦中虚故圓九疇中實故方又曰大學

一書六經之名例也中庸一書六經之淵源也又解漢書云罘字從罔不不花蒂窻櫺也殊得古人制字之義及宮室之形解莊子遊方之外云方矩也出于矩之外所謂離方遁圓也又曰董仲舒對策一正字公孫弘對策一和字便見其人品正譎言皆有理

王嘉

隴西處士王嘉隱居倒虎山有異術苻堅迎之入長安按嘉字子年今世所傳拾遺記嘉所著也其書全無憑

證直構虛空首篇謂少昊母有桑中之行尤為悖亂嘉益無德而詭隱無才而強飾如今之走帳黄冠遊人羽客偽藥欺人假丹誤俗是其故智而移于筆札世猶傳信之深可怪也哉嗚呼子書之奥妙不傳者何限而今乃傳鶡子子華子唐詩之佳而不行者無筭而世乃盛傳許渾胡曾小說之可觀者多矣而天寶遺事杜詩偽蘇注至名家亦為所惑且引用焉噫

魯仲連顔蠋

東坡於戰國之士取魯仲連顏蠋而皆惜其未聞道亦名言也

易略

王弼易略例云隆墀永歎遠壑必盈此藝圃俊語也曰投戈散地六親不能相保同舟而濟胡越何患乎異心又曰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象猶蹄者所以在兎得兎而忘蹄筌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筌然則言者象之蹄也象者意之筌也此理

窟妙解也自宋人傳義行科舉宗之此書殆將廢矣

太玄非擬易

孫明復曰揚子雲太玄非準易乃明天人始終之理君臣上下之分葢疾莽而作也桓譚曰是書也可與大易準班固曰經莫大于易故作太玄使子雲被僣經之名二子之過也

無樂極樂

文子能至于無樂則無不樂無不樂則至樂極矣佛書

言於不樂中求極樂於極樂中求不樂於此言互相發亦至理也

膠膠擾擾

莊子曰膠膠擾擾乎膠之一字下得不苟韓退之送高閑上人序雖外物至不膠於心又云一死生解外膠字正應前不膠於心之膠膠之為物有粘著之意解則有頹敗不粘之意韓公用此二字亦不苟也語雖本於莊而得韓之拈出莊意益明乃古今兩敵手棊也杜工部

詩黄門飛鞚不動塵蘇東坡云走馬來看不動塵而杜公語益精神焦氏易林云過時不遇㑥如旦飢而毛詩惄如朝飢之義益明又云枝葉盛茂召伯遊暑而毛詩甘棠之義益明非如後人蹈襲之比也

天關天總

潛夫論世主欲無功之人而强富之則是與天鬬也况使無德之人與皇天鬬而欲久立自古以來未之嘗有也又曰民安樂則天心總也聚天心總則陰陽和此皆格

言也天闗天總文字尤奇

天聰天明

韓非子云寄於天聰以聽秉于天明以視此古之格言而非引之

舌柔齒剛

老萊謂子思曰子性情剛而傲不肖不可以事君子不見夫齒乎惟堅固是以相結舌柔順是以不敝子思曰吾不能為舌故不能事君

皇帝王伯

前漢書王莽傳三皇象春五帝象夏三王象秋五伯象冬後漢書易載羲農而皇德著書述唐虞而帝道崇邵堯夫以皇帝王伯配春夏秋冬而易配皇書配帝詩配王春秋配伯亦有所祖也

自相矛盾

今人謂言不相副曰自相矛盾然用之不差而問之不知也按尸子云楚人有鬻矛與盾者譽之曰吾盾之堅莫能陷也又譽其矛曰吾矛之利於物無不陷也或曰

以子之矛陷子之盾何如其人弗能應也今之稱自相矛盾本此

以手通指

何休公羊注以手通指曰揖謂揖以敬人以手通意也指意也又云以目通指曰瞚瞚與瞬同史云頤指氣使亦是以頤通指也指與旨同陸佃易爻觀我朶頤注云以頤通指曰朶劉敞漢書補注躡足附耳注以足通指曰躡

美男破老

汲冢周書云美男破老美女破舌葢頑童昵比則黎老播棄艷妻煽處則忠臣結舌

蟪蛄蜩螗

説苑載孔子曰違山十里蟪蛄之聲猶尚存耳言政事之惡譁而喜肅也夫蟪蛄之聲必在山林之地違山十里則朝市矣市有蟪蛄之聲則朝有蜩螗之沸政之譁也甚矣史記云魯之衰也洙泗之閒葢齗齗如也齗齗

交爭之意即孔子之所謂諱也

宿於田更

列子云禾生伯子人姓名出行經坰外宿於田更更訓老老而更事也漢立三老五更更義取此張湛注列子乃云更當作叟誤矣

明道若昧

老子明道若昧夷道若纇進道若退上德若谷太白若辱廣德若不足建德若偷質直若渝無方無隅大器晚

成大音希聲大象無形文皆用韻三句一易李斯泰山刻文其祖此乎

鹵莽滅裂

莊子謂耕之不善曰鹵莽芸之不善曰滅裂鹵剛鹵之地也耕剛鹵之地必加功呂覽耕道篇所謂强土而弱之也莽草莽之地詩所謂載芟載柞乃善耕也不治其剛鹵不芟其草莽是曰鹵莽之耕芸以去草古有鳥芸之說如鳥俯而啄食乃善芸也呂覽善芸者長其兄而

去其弟兄嘉禾也弟荼蓼也不善芸者長其弟而去其兄是滅也裂者并其土而拍之

裔字嵬瑣

嘉靖初給事中張翀上疏言時政中論學術不正一條有裔字嵬瑣之語上以此四字問内閣值慎在史館即取荀子非十二子篇以復敬所蔣公喜曰用修之博何減古之蘇頌乎近日之學謂不必讀書考古不必格物致知正荀子所謂裔字嵬瑣者也

逍遥遊

黄幾復解莊子消揺游名義云消者如陽動而氷消雖耗也不竭其本揺者如舟行而水揺雖動也而不傷其内游於世若是唯體道者能之

野馬

莊子野馬注云日光尚未詳悉按内典龍樹大士曰日光著塵微風吹之曠野中轉名之為陽燄愚夫見之謂之野馬渴人見之以為流水

論衡

論衡孔子出使子路齎雨具子路問其故孔子曰昨暮月離畢他日孔子出子路請齎雨具孔子不聽出果無雨子路問其故孔子曰昔者月離其陰昨暮月離其陽故不雨史記仲尼弟子傳亦載此事而刪除子路問其故以下數句葢文有以含蓄不盡為工者若莊子數九淵之目而止列其三列子書九淵具陳說盡則索然無味矣

堅瑕

管子曰攻堅則軔乘瑕則神唐憲宗欲平藩鎮張弘靖以為先淮蔡而後恒冀周世宗欲平天下王朴以為先江南而後河東

盜竽

老子服文采帶利劍厭飲食而資貨有餘此之謂盜竽韓非解云竽也者五聲之長也竽唱則衆樂皆和大姦唱則小盜和故曰盜竽今本誤作盜夸與竽字相近而

誤也

陽鱎

說苑子賤為單父宰初入境見有冠蓋來迎者子賤曰車驅之所謂陽喬者至矣陽喬魚名不釣而來喻士之不招而至者也其魚之形則未詳按荀子曰鱎者浮陽之魚也唐文粹宓子賤廟碑云豈意陽鱎化而為魴喬從魚為鱎字義乃全

押闔

鬼谷子書有捭闔篇捭音擺捭之者開也言也陽也孟子所謂以言餂之也闔之者閉也默也陰也孟子所謂以不言餂之也

迓鼓

宋儒語錄今之古文如舞迓鼓人多不解為何語按元人樂府有村里迓鼓之名宋人樂苑有衙鼓格圖官衙嚴鼓之節也衙訛為迓曲名村里迓鼓者以村里而效官衙其衣裝聲節必多可笑者以是名之語錄云如舞

迓鼓者謂無古人之學而效古人之言如村人學官衙鼓節也

戲婦

抱朴子疾謬篇云世俗有戲婦之法於稠衆之中親屬之前問以醜言責以慢對其為鄙凟不可忍論或蹙以楚撻或繫足倒懸酒客酗醟不知限劑至使有傷於流血踒折支體者可歎也古人感離別而不滅燭悲代親而不舉樂禮論娶者羞而不賀今既不能動蹈舊典至

於德為鄉閭之所敬言為人士之所信宜正色矯而呵之何為同其波流長此敝俗哉今此俗世尚多有之娶婦之家新婿避匿羣男子競作戲調以弄新婦謂之謔親或褰裳而針其膚或脫履而規其足以廟見之婦同于倚市門之倡誠所謂敝俗也然以抱朴子考之則晉世已然矣歷千餘年而不能變可怪哉

雉噫

揚子言孔子之去魯曰不聽政諫而不用雉噫者注雉

噫猶歌嘆之聲梁鴻五噫之類也按家語孔子去魯歌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謁可以死敗優哉游哉聊以卒歲此即雅噫之歌也唐文聆鳳哀於接輿歌雅噫於桓子

三全 亢倉子格言

導筋骨則形全翦情欲則神全靖言語則福全

六峜

管子虙羲氏作六峜以迎陰陽周人循六峜以明陰陽

見輕重篇𥫗音計音義亦同葢計筭之義故引之以為輕重之證也范子有計然其人姓辛名文子因其善計筭而精研故號曰計然又作研又作計倪漢碑亦作𥫗研

華實

後漢書引老子君子處其厚而不處其薄居其實而不居其華虞喜志林曰諸葛恪不納呂岱十思之言樂春藻之繁華而忘秋實之甘口也又魏書云曹子桓丕之字

采庶子之春華忘家丞之秋實庶子劉楨家丞邢顒也選詩春華與秋實庶子及家丞又陳書云總有潘陸之華而無園綺之實

杜伯射王下鄗

注引周春秋其文不悉按顏之推冤魂志亦引周春秋頗詳文又奇瑋今補載之周杜國之伯名為恒為周大夫宣王之妾曰女鳩欲通之杜伯不可女鳩訴之宣王曰恒竊與妾交宣王信之囚杜伯於焦其友左儒爭之

王不許曰汝别君而與友也儒曰君道友逆則順君以誅友友道君逆則師友以違君王怒曰易而言則生不易而言則死儒曰士不枉義以從死不易言以求生臣能明君之過以正杜伯之無罪九諫而王不聽王使薛甫與司工錡殺杜伯左儒死之杜伯既死即為人見王曰恒之罪何哉名祝而以杜伯語告之祝曰始殺杜伯誰與王謀之王曰司工錡也祝曰何不殺錡以謝之宣王乃殺錡使祝以謝杜伯司工錡為人而至曰臣何

罪之有宣王告皇甫曰祝也與我謀而殺人吾所殺者又皆為人而見奈何皇甫曰殺祝以衆謝焉又無益也皆為人而至祝亦曰我焉知之奈何以為罪而殺臣也後三年遊於圃田從人滿野日中杜伯秉白馬素衣司工錡為左祝為右朱衣朱冠起于道左執朱弓朱矢射宣王中心折脊伏於弓矢而死

康節不信命

張横渠喜論命因問康節疾曰先生推命否康節曰若

天命已知之矣世俗所謂命則不知也康節之言如此今世游食術人妄造大定數蠢子數托名康節豈不厚誣前賢

升菴集卷四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升菴集卷四十七

詳校官編修臣錢　棫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　臣勵守謙

謄録監生　臣于希賢

升庵集卷四十七

明 楊慎 撰

吴越春秋

漢書趙曄撰吴越春秋晉書楊方亦撰吴越春秋今世所行曄耶方耶

史記

史記近無善本屢經翻刻愈益差訛蓋苦為不知者妄改耳如韓信傳此特匹夫之勇耳也耳下元有也字須

溪批云此耳也字異司馬相如傳文君已失身於司馬長卿故倦游須溪云已失身於司馬為一句長卿故倦游為一句今俗士不得其讀於長卿下又添長卿二字失古人之意矣然俗士以帖括講麗之耳目而欲窺雄深雅健之心胸無怪其然獨可為一二好古之士道耳

穆王史記解

汲冢周書史記解一篇穆王命史臣戎夫歴陳古之亡國二十八君以為覆轍而鑒戒之朔望以聞又作甫刑

之書以恤民聽祁招之詩而返國可謂改過不吝冥豫有渝矣亦賢矣哉司馬遷周紀不著其事兹特表出之

經史相表裏

蘇老泉曰經以道法勝史以事辭勝經不得史無以證其褒貶史不得經無以要其歸宿言經史之相表裏也元儒山東雲門山人張紳士行序定宇陳氏通鑑續編衍其說云史之為體不有以本乎經不足以成一家之言史之為體不有以本乎經不足以為一代之制故太

史公之史其體本乎尚書司馬公之通鑑其體本乎左氏朱子之綱目其體本乎春秋杜佑之通典其體本乎周禮惟易詩之體未有得之者而韓嬰之韓詩外傳邵雍之皇極演易可謂傑出矣○此論甚新余嘗欲以漢唐以下事之奇與罕傳者彚之而以蘇李曹劉李杜韓孟詩證之名曰詩史演說衰老無暇當有同吾志者

春秋國之鑑

說苑公扈子曰春秋國之鑑也宋神宗以司馬光所編

歷代君臣事跡賜名資治通鑑以此

古史考

譙周古史考以炎帝與神農各爲一人羅泌路史以軒轅與黄帝非是一帝史皇與蒼頡乃一君一臣共工氏或以爲帝或以爲伯而不王祝融氏或以爲臣或以爲火德之主楊朱云三皇之事若存若亡五帝之事若覺若夢三王之事或隱或顯億不識一當身之事或見或聞萬不識一目前之事或存或廢千不識一至哉言乎

予觀近日刻國朝登科録洪武庚戌至甲子不知取士之科幾開張顯花倫金璹不知為何科大魁況考論洪荒之世乎

漢書列於紀年

漢書律厯志上元至伐桀之歲十四萬一千四百八十年列子楊朱云伏羲至今三十餘萬歲二説既參差而路史及外紀其年代復與二家參差邵堯夫皇極數斷以天地始終止十二萬八千年以邵子之言參之漢書

列子則天地之始終又兩番矣其孰為是邪善乎莊子之言曰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漢書列子之言誠荒唐矣邵子之言亦安知其的然耶存而不論可也

小司馬索隱注誤

司馬遷既論商鞅刻薄少恩又讀鞅開塞書謂與其行事相類卒受惡名有以也索隱曰開謂刑嚴峻則政化開塞謂布恩惠則政化塞今考其書司馬承貞益未嘗見之妄為之說耳開塞乃其第七篇謂道塞久矣今欲

開之必刑九而賞一刑用於將過則大邪不生賞施於告姦則細過不失由是觀之鞅之術無他獨恃告訐而止耳故其治不告姦與降敵同罰告姦者與殺敵同賞此秦俗所以日壞至於父子相夷而鞅不能自脫也太史之言信不誣矣

太史公律書

太史公之為律書其始不言律而言兵不言兵之用而言兵之偃及言兵之偃而於漢文帝尤加詳焉可謂知

制律之時而違制律之意也

平準書食貨志同異

馬廷鸞曰桑大夫均輸之法大槩驅農民以效商賈之為太史公平準令遠方各以其物貴時商賈所轉販者為賦而相灌輸此説未明班固採其語云令遠方各以其物如異時商賈所轉販者而相灌輸此説渙然矣葢添如異時三字是謂驅農民以效商之為也吕東萊尊遷抑固是以取書而不用志語然紀事之文惟貴明白

是以通鑑取志語也

史評

太史公年表於帝王則叙其子孫於公侯則紀其年月列行索以相属編字戢而相排雖燕越萬里而於徑寸之内犬牙可接雖昭穆九代而於方寸之中鴈行有序使讀者簡便舉目可詳此其所以為快也

漢文

漢興文章有數等蒯通隋何陸賈酈生游説之文宗戦

國買山賈誼政事之文宗管晏申韓司馬相如東方朔
譎諫之文宗楚辭董仲舒匡衡劉向揚雄説理之文宗
經傳李尋京房術數之文宗讖緯司馬遷紀事之文宗
春秋嗚呼盛矣

老泉評史通

老泉評劉子𤣥史通云世稱其詳且博然多俚辭俳狀
史之紀事將復甚乎其所譏誚者唯子𤣥為差愈吁其
難而然哉楊萬里云知幾史通毛舉前史一字必呵嘗

得其所撰高宗武后實錄而讀之意其可拳石班馬而臧獲陳范也及觀其永徽三年事則曰發遣薛延陀此何等語邪天授二年事則言傅游藝死矣至長壽二年遣使流人則曰傅游藝言之也游藝之死至是三年豈有白骨復肉而游魂再返乎古人目睫之論誠有味也二公之論當矣然子玄史通妙處實中前人之膏肓砭節焉可也黄山谷嘗云論文則文心雕龍評史則史通二書不可不觀實有益於後學焉劉子玄子餗作史例三卷

漢末史傳屈筆

漢末之董承耿紀晉初之諸葛毋丘齊興而有劉康𥘉粲周滅而有王謙尉迥斯皆破家徇國視死猶生而歷代諸史皆書之曰逆將何以激揚名教以勸事君者乎古之書事也令賊臣逆子懼今之書事也使忠臣義士羞若使南董有靈必切齒於九泉之下矣

五代史

歐陽氏五代史譽之太過其實至云勝於史記此宋人

自尊其本朝人物之言要其實未也史記自左氏而下未有其比其所為獨冠諸史非特太史公父子筆力亦由其書會萃左氏國語戰國策世本及漢代司馬相如東方朔輩諸名人文章以為楨榦也五代史所載有是文章乎況其筆力萎靡不足窺司馬遷藩籬而云勝之非公言也

二唐書

五代劉昫所修唐書因宋祁歐陽修重修唐書

遂有新舊唐書之名舊唐書人罕傳不知其優劣近南園張公漫録中載其數處以舊書證新書之謬良快人意余又觀姚崇十事要説此其大關鍵而舊書所傳問荅具備首尾照映千年之下猶如面語新書所載則剪截晦澁事既失實文又不通良可慨也歐為宋一代文人而劉乃五代不以文名者其所著頓絶如此宋人徒欲誇當代以誣後世不知可盡誣乎今具載二

書之文於左

舊唐書文

先天二年十月皇帝講武於驪山時元崇為馮翊太守車駕幸三百里內合朝覲遣中官詔元崇赴行在上方獵於渭濱而元崇至上曰朕久不見卿思有所問卿可宰相行中行元崇猶後上案轡久之顧曰卿何後元崇曰臣官疎職卑賤不合參宰相行上曰可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元崇不謝上頗訝之至頓上命宰相

坐元崇乃跪奏曰臣三奉作粥之詔未即謝者臣以十
事上獻有所不行臣不敢奉詔曰卿悉數之朕當量力
而行然定可否元崇對曰自垂拱以來朝廷以刑法治
天下臣請政先仁義可乎上曰朕深有望於卿也又曰
聖朝自喪師青海未有牽復之悔臣請三數十年不求
邊功可乎上曰可矣又曰先朝輕狎大臣或虧君臣之
理臣請陛下接之以禮可乎上曰誠當然有何不可又
曰自武氏諸親猥竊權要之地繼以韋庶人安樂太平

用事班序錯雜臣請國親不任臺省官凡有斜封待闕等官悉請停罷可乎上曰是朕素志也又曰比來近密倖倖之徒冒犯憲綱者皆以寵免臣請行朝典可乎上曰朕切齒久矣又曰比因倖家戚里貢獻求媚近及公卿方鎮亦為之臣請除租庸賦稅之外盡杜塞之可乎上曰願行之又曰太宗造福先寺中宗造聖善寺上皇造金仙玉真觀皆費巨萬耗蠹生靈凡諸寺觀宮殿請止絕建造可乎上曰朕重覩之即心不安而況敢為之

哉又曰自燕欽融韋月將獻直得罪由是諫臣阻絶臣請凡在官之士皆得觸龍鱗犯忌諱可乎上曰朕非惟容之亦能行之又曰太后臨朝以來喉舌之任或出於閹人之口臣請中官不預公事可乎上曰懷之久矣又曰呂氏產祿幾危西京馬鄧閻梁亦亂東漢萬古寒心國朝為患臣請書諸史冊永為商鑒作萬代師可乎上乃潸然良久曰此事可謂剖肌剖骨者元崇再拜曰此誠陛下致仁政之初是臣千載一遇之日敢當輔弼之

任天下幸甚又再拜舞蹈稱萬歲者三從官千萬皆出涕上曰坐卿於燕公下燕公讓不敢坐問之說曰元崇是先朝舊臣合當首坐元崇曰張是紫微宮使臣外宰相不合首坐上曰可元崇遂居坐天下稱賢相焉

新唐書文

帝曰卿宜遂相朕崇知帝大度鋭於治乃先設事以堅帝意即陽不謝帝怪之崇因跪奏臣願以十事聞陛下度不可行臣敢辭帝曰試為朕言之崇曰垂拱以來以

峻法繩下臣願政先仁恕可乎朝廷覆師青海未有牽復之悔臣願不倖邊功可乎比來壬佞冒觸憲網皆得以寵自觧臣願法行自近可乎后氏臨朝猥吾之任出閹人之口臣願宦豎不與政可乎戚里貢獻以自媚於上公卿方鎮浸亦為之臣願租賦外一切絶之可乎外戚貴主更相用事班序荒雜臣請戚屬不任臺省可乎先朝褻狎大臣虧君臣之嚴臣願陛下接之以禮可乎燕欽融常月將以忠被罪自是諍臣沮折臣願羣臣皆

得批逆鱗犯忌諱可乎武后造福先寺上皇造金仙玉真二觀費鉅百萬臣請絕道佛營造可乎漢以祿莽閻梁亂天下國家為甚臣願推此鑒戒為萬代法可乎帝曰朕能行之崇乃頓首翌日拜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

野史不可盡信

古今政治之盛衰人物之賢否非史不足以紀治亂示褒貶故歷代皆有國史而往往不無舛漏於是岩穴之

士網羅散失捃摭逸事以為野史可以補正史之闕然野史不可盡信如唐之河洛春秋誣顏杲卿上祿山降表而郭子儀陸贄之賢皆加誣焉宋代尤多如誣趙清獻娶倡司馬溫公范文正公奔競識者已辯之至於國史亦難信則在秉筆者之邪正也如兩朝國史貶寇準而褒丁謂蓋蒲宗孟之筆也蔡京及卞又誣司馬而謗宣仁太后非楊中立與范沖孰為正之近日李默怨先太師不與翰林及刻孤樹裒談雜入王瓊讐家誣辭嶺

南梁億乃梁文康公之弟文康與先太師同年同官本無嫌隙特所趨不同耳億著皇明通紀隱没先太師之善如正德庚辰嘉靖辛巳改革之際迎立之詔江彬之擒皆匿而不書乃以宸濠護衛之請謂先君與之時先君丁憂於家也先君不草威武大將軍勑幾陷於危乃舉而歸之梁公不知寫威武大將軍勑者梁公也内閣有勑書稿簿綴撰者姓名於下豈可誣也無乃欲葢而彌章乎其他如灼艾集武官所輯尤不足據

伯夷傳

朱晦翁謂孔子言伯夷求仁得仁又何怨今觀太史公作伯夷傳滿腹是怨此言殊不公今試取伯夷傳讀之始言天道報應差爽以世俗共見聞者嘆之也中言各從所好決擇死生輕重以君子之正論折之也一篇之中錯綜震蕩極文之變而議論不詭於聖人可謂良史矣宋人不達文體是以不得遷之意而輕為立論真西山文章正宗云此傳姑以文取其言又謬若道理有戾

即不成文文與道豈二事予益見其不知文也本朝又有人補訂伯夷傳者異哉

相如傳

史通云史記相如傳具在相如集中子長因録斯篇即為列傳劉知幾蓋及見相如集也然文君夜奔事亦不自諱何哉

禹碑

徐靈期衡山記云夏禹導水通瀆刻石書名山之髙劉

禹錫寄呂衡州詩云傳聞祝融峰上有神禹銘古石琅玕姿秘文龍虎形崔融云於鑠大禹顯允天德龍畫傍分螺書匾刻韓退之詩岣嶁山尖神禹碑字青石赤形模奇又云千搜萬索何處有森森緑樹猿猱悲古今文士稱述禹碑者不一然劉禹錫葢徒聞其名矣未至其地也韓退之至其地矣未見其碑也崔融所云則似見之葢所謂螺書匾刻非目覩之不能道也宋朱晦翁張南軒遊南嶽尋訪不獲其後晦翁作韓文考異遂謂退

之詩為傳聞之誤蓋以耳目所限為斷也王象之輿地紀勝云禹碑在岣嶁峯又傳在衡山縣雲密峯昔樵人曾見之自後無有見者宋嘉定中蜀士因樵夫引至其所以紙打其碑七十二字刻於夔門觀中後俱亡近張季文僉憲自長沙得之云是宋嘉定中何政子一模刻於嶽麓書院者斯文顯晦信有神物護持哉韓公及朱張求一見而不可得余生又後三公乃得見三公所未見一奇矣禹碑凡七十七字輿地紀勝云七十二字誤

也其文云承帝曰嗟翼輔佐卿洲渚與登鳥獸之門𠫤身洪流明發爾興久旅忘家宿嶽麓庭智營形折心罔弗辰往求平定華嶽泰衡宗疏事裒勞餘伸禋鬱塞昬徙南瀆衍亨衣制食備萬國其寧竄舞永奔予又考述異記云空同山有堯碑禹碣皆科斗書淳化閣帖首有禹篆十二字輿地志江西廬山紫霄峰下有石室室中有禹刻篆文有好事者縋入模之凡七十餘字止有鴻荒漾余乃攆六字可辯餘叵識後復追尋之已迷其處

矣福建莆田縣陳崑山有自然仙篆以紙模之形類禹刻何蓊詩爲書蟲文不可識如讀岣嶁神禹碑禹之遺跡靈閟如此號曰神禹抑有由矣予既得禹碑刻作禹碑歌

扶風縣夫子廟碑

扶風縣夫子廟碑首云天地吾知其至廣也云云作者唐大歴二年丁未駕部郎中程浩碑尚在扶風縣今傳爲皮日休誤矣皮在僖宗廣明年與大歴相去年代殊

遠不知何以錯誤如此此碑書法清勁仍多古字地作墬三作弎道作衜子作𡊮光作灮唐作𨻰天作兲善作譱遊作遳曹作朁

呂梁碑

羅泌云嘗見漢劉耽所書呂梁碑字為小篆而訛泐者過半其可讀者僅六十言碑中序虞舜之世云舜祖幕幕生窮蟬窮蟬生敬康敬康生喬牛喬牛生瞽叟瞽叟產舜質之史記蓋同而不言出自黄帝此可以洗二女

同姓尊卑為婚之疑矣又他碑所載后稷生台璽台璽生叔均叔均而下數世始至不窋不窋下傳季歴猶十有七世而太史公作周紀拘於國語十有五王之説乃合二人為一人又删縮數人以合十五之數不知國語之説十五王皆指其賢而有聞者非謂后稷至武王千餘年而止十五世也太史公亦迂哉

石經考

漢靈帝光和六年刻石鏤碑載五經文於太學講堂前

此初刻也蔡邕以熹平四年與五官中郎將堂谿典
彈議郎張訓韓説太史令單颺奏求正定六經文字靈
帝許之邕乃自書丹於碑使工鐫刻立於大學門外此
再刻也魏正始中又立古篆隷三體石經古文用鳥跡
科斗體篆效史籀李斯胡母敬體隷用程邈體晉永嘉
中王彌劉曜入洛焚毁過半魏世宗神龜元年從崔光
之請補石經唐天寶中刻九經於長安禮記以月令為
首從李林甫請也五代孟昶在蜀刻九經最為精確是

時借據之主惟昶有文學而蜀不受兵又饒文士故其所製尤善朱子論語註引石經者謂孟蜀石經也宋淳化中刻於汴京今猶有存者

九鼎入秦

昭襄之世既書九鼎入秦矣始皇二十八年曷又書使千人没泗求周鼎不獲乎吁此太史公深意也秦有并吞天下之心非得鼎無以自解於天下九鼎入秦之說虛言以欺天下也秦史矇書以欺後世也太史公從其

文而不改人於始皇紀言鼎沒泗水以見其妄鼎果在秦曷為人入水以求之乎又於新垣平傳言九鼎淪於泗其事益白矣然則鼎曷能沒於泗舒雅云威烈王時九鼎震震之者淪之兆也既震矣曷為不能沒哉宋太丘社亡自亡也社能自亡鼎之自沒亦理也且秦之金人十二靈爽芀矣魏人徙之則潛然下泣況神禹之鼎乎龍泉之劍入平津湛盧之劍去楚國彼固非鼎匹也神物義不污秦明矣宋子虛言事有若實而妄者秦得

周鼎也有若誣而實者鼎入泗水也楊子曰予觀關侯上玉璽䟽云璽潛漢水伏於淵泉暉景燭曜靈光徹天歎曰璽者楚璞秦刻爾何光怪若是況夫鼎者鬬苞著之乾象羲文垂之易卦剙於禹歷三聖之神聖乎郿道元曰東周顯王四十二年九鼎淪没淵泗秦始皇時見於斯水始皇大喜使數千人没水求之系而行未出龍齒斷其系故語曰稱樂太早絶鼎系此則孟浪之談予無取焉

大招

楚辭招魂一篇宋玉所作其辭豐蔚穠秀先驅枚馬而走僵班揚千古之希聲也大招一篇景差所作體製雖同而寒儉促迫力追而不及昭明文選獨取招魂而遺大招有見哉朱子謂大招平淡醇古不爲詞人浮艶之態而近於儒者窮理之學葢取其尚三王尚賢士之語也然論詞賦不當如此以六經言之詩則正而葩春秋則謹嚴今責十五國之詩人曰焉用葩也何不爲春秋

之謹嚴則詩經可燒矣止取窮理不取艷詞則今日五尺之童能寫仁義禮智之字便可以勝相如之賦能抄道德性命之説便可以勝李白之詩乎

廣文選

予閲廣文選中山王文木賦乃以文為中山王名而題作木賦宋王微詠賦乃誤王為玉而題云微詠賦下書宋玉之名不知王微乃南宋人史具有姓名阮步兵碑乃東平太守嵇叔良撰而妄作叔夜不知叔夜之死先

於阮也其疎謬如此

張良鴻溝之諫

項羽兵少食盡乃約中分天下漢王欲西歸張良諫曰今釋弗擊是養虎自遺患也程子曰張良才識高遠有儒者氣象而亦以此說漢王不義甚矣升庵楊子曰程子之言迂矣張良此言正所以為義也且張良之佐漢本為報韓仇韓仇者誰先則無道之秦後則不仁之羽也且秦之無道甚於商紂羽之不仁埒於嬴秦高祖之

誅秦滅項何異於書所謂兼弱攻昧取亂侮亡易所謂湯武革命順天應人乘此機不取則大事去矣天下何時而息肩乎程子之所謂義必欲漢王守小信而西歸項羽復熾則天下生靈死於干戈者又不止長平四十萬而已儒者立論何其迂哉

李密陳情表

李密陳情表有少仕偽朝之句責備者謂其篤於孝而妨於忠嘗見佛書引此文偽朝作荒朝蓋密之初文也

僞朝字葢晉改之以入史耳劉靜修詩若將文字論心術恐有無邊受屈人葢指此類乎近日趙弘道作令伯祠記辯僞朝字惜未見此

出師表缺句

孔明出師表今世所傳皆本三國志按文選所載先帝之靈下若無興德之言六字他本皆無於義有缺當以文選為正

周后稷世

史記世本國語載后稷至文王凡十五世愚按后稷始封至文王即位凡一千九十餘年而止十五世可疑也或曰上古人多壽考然而父子相繼三十年為一世常理也以十五世而衍為一千九十餘年即使人皆百歲亦必六十而娶八十始生子而後可叶其數豈有此理邪稷與契同封契至成湯四百二十餘年凡九十四世而稷至文王年倍而世半之何稷之子皆長年而契之子孫皆短世乎此又可證也夫以周家帝王之世國史

載之猶難明若此近世家譜可盡信乎

微子面縛

史記宋世家武王克商微子肉袒面縛左牽羊右把茅亡弟恒讀史至此謂予曰微子有四手兄知之乎予曰書傳未聞乃笑曰使無四手何以既面縛而又有左手牽羊右手把茅乎然究言之皆必無之事肉袒面縛出於左氏乃楚人以誑莊王受鄭伯之降借名於武王而誣微子也史云微子抱祭器而入周既入周矣又豈待

周師至而後面縛手又究而言之抱器入周亦必無之事劉敞曰古者同姓雖危不去國微子紂庶兄也何入周之有論語云去之者去紂都也雖去不踰國斯仁矣

青雲

史記云伯夷叔齊雖賢得夫子而名益彰顔淵雖篤學附驥尾而行益顯閭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雲之士惡能施於後世哉青雲之士謂聖賢立言傳世者孔子是也附青雲則伯夷顔淵是也後世謂登仕路為

青雲謬矣試引數條以證之京房易占青雲所覆其下
有賢人隱續逸民傳嵇康早有青雲之志南史陶弘景
年四五歲見葛洪方書便有養生之志曰仰青雲覩白
日不為遠矣梁孔稚圭隱居多構山泉衡陽王鈞往遊
之珪曰殿下處朱門遊紫闥詎得與山人交耶鈞曰身
處朱門而情遊滄海形入紫闥而意在青雲又袁彖贈
隱士庾易詩曰白日清明青雲遼亮昔聞巢許今覩臺
尚阮籍詩抗身青雲中網羅孰能施李太白詩儼容張

免豈不能挂龍虎所以青雲人高歌在巖户合而觀之青雲豈仕進之謂予王勃文窮且益堅不墜青雲之志即論語視富貴如浮雲之旨若窮而常有覬覦富貴之心則鄙夫而已矣自宋人用青雲字於登科詩中遂誤至今不改

蜀取劉璋

漢昭烈於十六年冬從劉璋之迎而擊張魯是時孔明留守荆州至明年乃自葭萌據涪出法正之計昭烈亦

强忍從之若使孔明在舉措當不如此今以取劉璋為孔明病蓋亦未之考也

巧説少信

史記貨殖傳南楚好辭巧説少信諸家不解此句余謂有為神農之言者許行自楚之滕莊周與惠子俱濠人宋玉作大小言賦又作神女髙唐賦韓詩外傳載孔子與子貢交辭於漂女皆南楚巧説少信之明證也

漢世武技

漢書王尊傳迹射士千人注迹射言能尋跡而射取之也又有射聲校尉言聞聲而能射之合二條觀之見漢世武事選練之精如此

如日夜出

漢書武帝紀建元二年有如日夜出諸家無註予解之曰曷言乎如日光如日也曷不言日夜出日不夜出夜出非日也有不宜有也曷為書紀異也晉書有日夜出高三丈遂日之矣班氏書法春秋復起亦不能易矣

班之叙傳自目爲春秋考紀有意於續獲麟乎讀者愛傳志之宏博而忘考紀之簡嚴何哉

錢鏐

司馬温公通鑑載吳越王錢弘佐年十四即位温恭好書禮士問倉吏今蓄積幾何曰十年王曰軍食足矣可以寛吾民乃命復其境内税三年歐陽永叔五代史乃云錢氏自武穆王鏐常重斂以事奢侈下至魚雞卵鷇必家至日取每笞一人以責其負則諸案吏各持簿於

庭凡一簿所負唱其多少量爲笞數笞已則以次唱而笞之少者猶積數十多者百餘人不堪其苦歐陽史司馬鑑所載不同可疑也胡致堂曰司馬氏記弘佐復稅之事五代史不載歐陽修記錢氏重斂之虐通鑑不取其虛實有證矣予按宋代别記載歐陽永叔爲推官時昵一妓爲錢惟演所持永叔恨之後作五代史乃誣其祖以重斂民怨之事若然則挾私怨於褒貶之間何異於魏收輩耶

老泉公論

蘇老泉云唐三百年文章非兩漢無敵而史之才宜有如丘明遷固而卒無一人可與范曄陳壽比肩公矣乎其論乎葢雖韓愈順宗實錄亦在所不取也而宋儒乃以五代史並遷此不足以欺兒童而可誣後世乎

君主妻河

史記年表秦始以君主妻河君主秦君之女其曰君主猶後世公主也妻河沈之河水如河伯娶婦故事恭戎

俗也呂東萊作大事記不達君主之義改主為生又改生作甥失之遠矣是以君子無貴鑿也

秀嬴多能

北史稱崔浩尫纖懦弱胷中所懷乃過甲兵不如說苑稱孫叔敖秀嬴多能四字文而不贅先秦文人造語如商彞周鼎因物賦形文質得中後世不朴則雕矣

角端步揺

晉書載記贊角端掩月步揺翻霜按角端謂弓也李陵

遺蘇武角用端弓知胡人以角端弓為貴耳步揺者慕容也初莫護跋入居遼西燕代名冠步揺諸部因目之為步揺後訛為慕容因以為氏焉

景雲年

孫之翰唐論中宗景龍四年睿宗即位未踰年而改元景雲之翰書去其元字而書景雲年愼謂前若書景龍四年正月至五月自五月後上書景雲六月至十二月庶得其實而貶亦在其中矣之翰之論曰古之人君即

位必踰年而改元者先君之年不可不終也後君繼位不可無始也一年不可二君也不終則忘孝矣不始則無本矣一年二君則民聽惑矣故書景雲年戒無禮而正不典也噫凛凛乎春秋之筆也之翰名甫吾蜀人所著唐論筆力在范祖禹之上與青神王當所編春秋名臣傳皆有史遷之風今罕傳於世惜哉

姚璹諂武后

武后時明堂災姚璹云成周宣榭火卜世愈隆漢武建

童炎戱德彌永其諂而曲如此史乃以之與狄仁傑王方慶同傳異哉張唐英云求𤰞其侶乃與洛水進赤石者可為同等可汚狄王二公之傳哉按唐語林武后時爭獻祥瑞洛濵居民有得石而剖之中赤者獻於后曰是石有赤心后欲賞之李日知曰此石固有赤心其餘豈皆謀反耶唐英所引葢此事語林罕傳人亦鮮知此語所出誠可為史中笑柄耳宋汪彦章為張邦昌雪罪表云孔子從佛肸之召本為尊周紀信乘漢王之車葢

將誑楚其顛倒是非助佑姦逆與姚璹對武后正相類其能免斧鉞之誅於君子之論哉

李泌家傳

柳玭稱李泌佐肅宗兩京之復謀居多其功大於魯連范蠡而取范陽之謀其首也史多逸其事惟鄴侯家傳為詳司馬公通鑑多載之至朱子綱目乃以家傳出其子孫門生疑非實錄善乎眉山史照之言曰家傳誠不可盡信亦豈得盡不信哉

韋月將崔善正

洛陽布衣韋月將上言武三思濁亂椒房淅西布衣崔善正上言李錡謀為不軌身死而無益於事且徼其名噫亦可憐矣易曰壯於趾征凶其二子之謂乎

袁生

陸機漢髙祖功臣頌曰袁生秀朗沈心善照漢旆南振楚威自撓大畧淵回元功響效邈哉斯人何識之妙按漢書轅生說漢王曰願君出武關項王必引兵南走王

深壁令滎陽成臯且得休乃復走滎陽如此則楚所備者多力分漢得休復與之戰破楚必矣其後高祖未酧其賞故史不列於功臣之數陸機作頌乃儕之二十一人之列可謂發潛闡幽矣王應麟曰轅生說行而身隱鴻飛魚潛脫屣圭組遠希魯連近慕董公亦古之逸民不可與辯士說客並論也愼按姓氏書轅生乃轅塗之後漢有轅固生之後也其後去車為袁後漢袁良碑叙其世系曰當秦之亂隱居河洛高祖破項實從其策天

下既定還宅扶樂文失其名碑亦闕焉非陸士衡王伯厚發其潛德人亦罕知之予故彙之以補班史之遺焉

牛繼馬

晉書云初玄石圖有牛繼馬後故宣帝深忌牛氏遂為二榼共一口以貯酒帝先飲其佳者而以毒酒鴆其將牛金而恭王妃夏侯氏竟通小吏牛氏而生元帝令通鑑省其文竟云通小吏牛金而生元帝牛金可謂枉著一死又負穢名殊可笑也又按唐元行沖元魏之後著

魏典三十卷引魏明帝時西柳谷瑞石有牛繼馬之像舊時謂元帝本出牛氏誣辭也魏道武帝名犍繼晉受命此其應也

晉惠帝

晉書載惠帝聞蛙鳴問為官蛙私蛙見餓者云何不食肉糜由此言之愚昧甚矣及蕩陰之敗兵人引嵇紹斬之帝曰忠臣也勿殺紹血濺帝衣左右欲浣衣帝曰嵇侍中血勿浣也由此言之英明甚矣一惠帝也相去數

年何其乍愚乍明如此史之言或虛或實必居一於此矣

桓温誣海西公

晉廢帝為桓温所廢降為海西公崇德太后詔數其昏濁潰亂動違禮度有此三孽不知誰子人倫道喪醜聲遐布温之矯詔蓋皆誣辭又造謠言謂海西公不男使內人與向龍交而生子所謂本言是馬駒今𣅜成龍子也又欲殺海西三子乃造謠云青青御路楊白馬紫游

轞汝非皇太子安得甘露漿謡言傳布人遂以爲實矣温既殺君不厚誣其惡何以為辭按臧榮晉書云廢帝深慮横禍乃杜塞聰明既廢之後終日酣暢耽於内有子不育以保天年時人憐之為作歌焉以此證之桓温矯詔之辭姦黨偽造之謡其可信乎海西公可謂受誣千載矣温公通鑑書此亦不分别史氏之言其可盡信乎

包諝誣顔杲卿上祿山降表凌準誣郭子儀奪王甫之功李肇之誣李泌定麻姑送酒柳珵誣陸宣公計諂豢小人誣君子何所不至而後世不成人之美者往往信之朱子綱目亦不取麻姑送酒事李泌匡復之功亦大矣此小過似可恕也況司馬温公通鑑元以此事入考異傳疑而綱目乃升爲正文君子與人爲善之意何在乎或者門人妄筆非朱本意

大范小范

范仲淹鎮延安夏人相戒曰小范老子胸中有數萬甲兵不比大范老子也注大范名雍仲淹之父傳之至今無人知其誤者按范仲淹作范雍墓志云公諱雍字伯淳蜀人也為龍圖待制振武軍節度使鎮延安卒謚忠獻又觀富鄭公作范文正公墓志云仲淹父名墉為錢俶掌書記仲淹二歳而孤隨妣陳氏再適朱氏則雍豈仲淹之父乎相傳不考之誤至此世系且不明則史之善惡是非顛倒多矣

王庭珪

陳桱續宋元綱目書王庭珪送胡銓詩逢秦檜之怒分注云貶辰州以死按鶴林玉露云王庭珪自檜死後還家年八十九歲孝宗召見年老足弱令一孫扶上殿孝宗慰諭再三特官其孫以此考之庭珪未嘗死於辰州也後世多以正史證小說之誤小說信多詆訛然拜官召見昭昭在當時耳目必不敢謬書如此是小說亦可證正史之誤也緣定宇一時信筆辰州下多增以死二

字爾

虞雍國忠肅公守唐鄧欲取長安事

虞雍公允文既成采石之功朝廷付以襄漢上流重任公知唐鄧勝勢可以牽制敵兵則隴右之師可以平取長安童奏凡十餘上且曰朝廷必欲割唐鄧以和臣即挂冠而去是歲六月孝宗受禪盡棄陝西新復州郡省符以公知夔州又割海泗唐鄧以和眉山任燮曰諸葛孔明草廬中與昭烈論取天下先取荆益待天下有變

則一軍出隴右一軍出荆襄亦欲掎角取雒爾其後

關侯已失襄陽則孔明右臂已斷天下形勢非復草廬

中所料矣是故魏延甞欲以奇兵取長安孔明不從葢

無掎角故也天若祚漢關侯尚在襄陽孔明以大軍出

隴右而許洛之間又有徙都之警則孔明可以端坐而

得長安何至乘危徼幸用魏延之策哉自頃中原有事

氶石成功天下勝勢孔明欲而不之得者一旦在我而

以再從敵人市和之詐失此機會可扼腕切齒矣慎按

虞允文采石之戰陜西州郡盡復歸宋允文城唐鄧而敵將蕭定遠以四千騎夜走汴矣唐鄧間士民爭持牛酒拜馬前邯鄲之民健武者聚義兵千餘人遮殺其歸卒以待宋師而宋師不至武遂遇害當時人心時勢如此若從允文之策恢復在指日矣何以言之岳武穆之世金國方興而烏珠斡哩雅布皆善用兵取之亦不易海陵之主無道遇弑國又無將取之比武穆之勢極易而宋之君皆孱主臣皆姦邪失此機會樓船載國脊沈於

海非不幸也自取也○乞文城唐鄧欲取長安事不見於史而見於任夔之丈健武遺民之忠勇亦不見於史而見於范成大之北轅録予特表之

海鰌船

采石戰艦曰蒙衝廣而碓曰海鰌輕而駛紹興辛巳金主至江北掠民船指麾欲濟虞允文伏舟於七寶山後令曰旗舉則出伺其半渡卓旗於山人在舟中踏車以行船但見船行而不見人敵以為紙船也舟中忽發一

霹靂礮葢以紙為之而實以石灰硫黄礮自空而下墜水中硫黄得水而火自水跳出其聲如雷紙裂而石灰散為煙霧眯其人馬之目咫尺不相見遂壓敵舟人馬皆溺大敗之楊誠齋海鰌船賦序

子細

北史源思禮傳為政當舉大綱何必太子細也杜詩野橋分子細俗語本此

畢炕死節比顔平原

畢炕天寶末為廣平太守拒安禄山城陷覆其家唐書附於其父搆傳蓋取韓文公所撰畢垌銘而炕之名不書於忠義傳故昌黎云廣平之節如此而子不荷其澤嗚呼河北二十四郡豈獨一顏平原乎温公通鑑亦失書

柳沆獻替比陸贄

廣德元年十一月翰林學士柳沆上疏請斬程元振於是削元振官放歸田里見於東坡文而唐書不為沆立

傳詞臣獻替不獨陸贄李絳也

房琯

司空圖詠房琯詩云物望傾心久凶渠破膽頻謂祿山初見分鎮詔書拊膺嘆曰吾不得天下矣琯奏遣諸王為都統節度此誠可以為社稷功矣唐書不載故特為表出之當時杜甫救房琯亦不及此事其後輓房公詩有一德興王後之句蓋指此也

磨衲集

磨衲集王庭秀作於紹興壬子考其論議以鄭俠為妄言陳東為鼓變是熙豐之法度非元祐之紛更謂黨人子孫為謬賞以蘇黃文章為末藝擬程子之學於墨以易傳為謝楊刪潤成書詆趙張二相尤力葢自紹聖以來憸奸茂惡蚓結蛇蟠家以荆舒為師人以章蔡為賢邪說詖行沈酣入骨髓更中天之禍蕭艾不薅枝蔓益甚人心不正其害烈於洪水猛獸信矣王庭秀者亦何幸逃少正卯之誅耶

升菴集卷四十七